

全新全译

——余承法著《全译方法论》介评

信 娜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余承法著《全译方法论》是国内首部介绍全译方法论的专著。全书借鉴成熟的汉语理论“小句中枢说”, 基于全新的翻译观, 以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为脉络构建了全新的全译方法论体系, 可为今后的全译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然而, 书中构建的全译实践方法论体系有待完善。

关键词: 《全译方法论》; 全译;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译即易, 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几千年来, 人们孜孜追求换易之术, 切切叩问相解之道, 以期洞穿翻译之奥。然而, 翻译犹如熟悉的陌生人, 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背后是翻译本体的雾里看花。回归本体, 正本清源, 乃译事之需, 学科之急。余承法躬身翻译实践, 借鉴成熟的汉语理论“小句中枢说”, 基于全新的翻译观, 以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为脉络构建全新的全译方法论体系, 为全译实践及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的方法论指导, 真可谓是应翻译学之所需。本文将“新”立意, 围绕观点、体系及理据论述, 全面介绍余承法博士的新作《全译方法论》。

1 述新

1.1 新观点

“译学观念是人们对翻译活动的本质的总的看法”(郑海凌 2005: 13), 《全译方法论》开门见山, 将翻译划分为全译与变译, 并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全译, 提出全新的全译观: 原文内容渐化、译文形式化生的量变过程, 也即转移原语内容, 更换原语形式, 化解语际内容和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

古今中外, 人类从未停止对翻译的探索, 形成了多种翻译观。历来研究者认为, 意义和形式上的求全是翻译的核心所在。然而, 翻译活动具有多样性。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 翻译中的非全译现象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黄忠廉(1999)提出变译论, 即对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有所取舍和改造的翻译活动。变译的提出, 扩大了翻译研究视野, 新的翻译观随之形成, 即翻译变化观, “具言之, 是‘变’‘化’共存观, 包括以变通为核心的变译观和以转化为核心的全译观”(黄忠廉 2010: 104)。

在此研究背景下, 《全译方法论》指出, 全译是人或/和机器将甲语文化信息换译为乙语

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基于定义描写全译的主要特征：1) 全译目的在于忠实原文内容；2) 全译核心在于转化文化信息；3) 全译方法在于解决双语矛盾。进而论述全译的本质特征：忠实原文内容，再现原文风格，在无法兼顾原文形式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微观形式化解语际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最后引入哲学概念“化”，即“量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指出全译最大特征是去痕存味、量变质保。

《全译方法论》认为，全译观是全译本质及内在规律的外在体现，由实践而来。反之，在全译观下审视全译活动，可以发现，全译必须遵循语用价值优先、语里意义次之、语表形式第三的原则；全译微观过程的核心是信息转化；全译活动的操作单位应以小句为轴心、语素、词、短语、复句、句群、语篇为脉络。全译本质厘清，全译之“本”随即确立，有“本”之“木”便可长青，全译方法论的研究随之展开。

1.2 新体系

基于全译观、全译原则、过程及操作单位，《全译方法论》借鉴成熟的汉语理论“小句中枢说”，构建了全新的全译方法论体系：全译作为一种翻译类型（一级），有直译和意译两大基本策略（二级），对应、增减、转换、分合四种模式（三级），对译、增译、减译、移译、换译、分译、合译七种方法（四级），以及词对译、短语对译、小句对译等三十余种相应技巧（五级）。纵览全书，全译方法论的“新”主要体现在：

一、角度新

《全译方法论》构建的方法论体系看似仅适用于语言单位层面的转化，实则要求译者考察两个三角，即“语际比较—思维转换—文化交流”大三角和“语表形式—语里意义—语用价值”小三角，权衡原作的写作意图、思想内容、形式和意义统一基础上的文体或风格、操作单位的具体语境，进而确定策略、选择模式、运用方法、实施技巧，实现全译的目的。

全译方法论的构建充分融合了全译的研究思路，立足于“表—里—值”和“语—思—文”两个观察三角，将全译研究方法用于指导全译实践方法研究。如此，全译方法论不再纯粹是翻译现象的总结，它富含思想性，于实践中进行理论思索，实践性与理论性兼具，可让读者在学习翻译实践方法的同时进行高层次的翻译理论的反思和归纳，也可为以后的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二、范畴新

《全译方法论》指出，翻译是翻译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范畴，而全译是与变译相对立的翻译范畴。这一论点从“翻译是什么”出发，详细观察翻译行为的固有属性，充分反映了翻译的本质特征“变”与“化”。“变”即“变通”，是变译的核心；“化”为“转化”，是全译的核心，变译与全译是基于对原作内容与形式的保留程度而归纳出的翻译范畴，“二者的组合是翻译研究的全貌”（黄忠廉 2002：5）。

研究对象明确后，《全译方法论》从方法论的四个层面：策略、模式、方法和技巧详细论述了全译方法论。在直译与意译两大全译策略下，作者归纳出四种全译模式，具体包括对应、增减、转换、分合模式，颇具创新性。作者认为，模式是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借用的操作样式，模式的选择可为方法的运用和实施提供可资借鉴的样式。模式确定后，译者即可实施相应的具体方法和技巧。在整个全译方法论体系中，全译模式向上隶属于某种策略，向下统领方法和技巧。模式的提出，一方面使得全译方法论的体系性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指导全译实践。

三、概念新

对应于新角度与新范畴，《全译方法论》提出诸多新概念，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全译方法的概念论述。阐述内涵时，作者遵循“表—里—值”和“语—思—文”两个三角的研究思

路,从操作者、目的、手段、操作单位及类属角度阐述全译方法的内涵,如:对译,即对等式全译,是指译者为实现译文与原文语用价值趋同、语里意义相等,用译文中对等的语言单位逐一替换原文的全译方法。界定外延时,作者以小句为全译操作的中枢单位,考察全译方法可以在何种语言层级上实现全译目的,以语言单位为脉络,界定全译方法的外延,如减译包括:词减译、短语减译、小句减译和复句减译。清晰地概念厘定是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全译七法概念的重新阐释为全新全译方法论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3 新理据

《全译方法论》在详细描写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探讨了全译方法使用的理据。从“何译法”(what)到“为何译”(why),来自实践的全译方法就可上升到理论高度,具有了可行性及普遍适用性。在全译七法的理据论述中,作者独辟蹊径,从“语—思—文”大三角考察全译方法运用的依据,从“表—里—值”考察全译方法运用的原因。这一研究思路将全译方法实施过程中涉及的语言内外因素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形成独特而全面的论述视角,既符合一般的翻译研究规律,又不落窠臼,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如移译的理据分析。作者指出,移译的理据因不同类型而存在差异:首先,原形移译的原因是原语单位(主要是词语)在译语世界没有对应物,这是从文化角度探究原形移译使用的根本原因;其次,有形移译的深层原因是思维认知方式导致双语在表达习惯尤其是句式安排上的巨大差异,这是从思维角度探讨有形移译的根本原因;最后,无形移译的原因在于人类思维的相通、人类语言的共性、某一词语在对应的双语中处于相同或近似的语言环境、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这一解释恰好对应“语—思—文”的研究思路。

2 简评

当下,国内译事研究繁荣,译学高端理论盛行,然而译品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全译方法论》立足实践,发现规律,描写归纳,演绎出一整套论证充分、有血有肉的方法论体系,可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对全译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指导。全译实践方法论是全译微观过程研究,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属于翻译本体研究。基于此,可进一步研究全译过程中的主体及客体的作用及变化等,归纳总结全译研究之法,构建全译研究方法论。实践之法与研究之法并立互补,可创建全译理论。全译实践方法论的研究意义正在于此。

《全译方法论》于细微之处创体系,为翻译实践及本土译学研究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方法论指导。然而,纵览全书,笔者认为《全译方法论》还有一些可完善之处:

第一,从理论上讲,全译方法论是全译实践及理论研究中各种方式方法的总和,是对全译活动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全译艺术的系统总结,包括实践方法论和研究方法论。虽然作者已经将全书定位于全译实践方法论的研究,但终究是以偏概全。如若专辟章节论述全译研究方法论,并将其与全译实践方法论充分融合,全译方法论体系将更加完善,《全译方法论》更是实至名随。

第二,《全译方法论》专门论述了全译单位并构建了全译单位体系,即全译单位是以小句为中枢,语素、词、短语、复句、句群和语篇为脉络的有机体系。由此论点可推知,全译实践方法论的构建应以小句为中枢单位,然而作者在描述方法及理据论证过程中,并未将“小句中枢”贯穿其中。在全译实践方法论的构建中,小句是如何发挥中枢作用的,方法的描述与论证如何与小句的中枢作用结合起来,还有待于作者的进一步思考。

第三,《全译方法论》旨在构建全译实践方法论体系,体系内各元素应按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在介绍每一方法的具体类型时,作者按语言单位层级从小到大、操作难度由易到难,分别介绍词、短语、小句、句群的对译、增译等。但在介绍移译的类型时,作者却根据原语单位在译语中的转移方式分为:原形移译、有形移译和无形移译。如此安排,也许作者另有深意。如从体系的有序性出发,移译的类型应该分为:词移译、短语移译、小

句移译、句群移译，每一类型可从转移方式分为原形移译、有形移译及无形移译三类。

3 结论

《全译方法论》完整而清晰地描绘了全译实践方法论体系，不仅能够对全译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指导，其研究思路也可对全译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全译实践方法论的研究在整个全译研究中具有基础作用，因此《全译方法论》可推动建设全译理论和创建全译学。从实践出发，由方法起步，步入理论创新殿堂，走向全译学科建设，完善翻译学理论研究，《全译方法论》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开辟了本土译学研究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 [1]黄忠廉. 翻译“变”“化”观[J]. 外语学刊, 2010(6).
- [2]黄忠廉. 变译全译: 一对新的翻译范畴[J]. 上海科技翻译, 2002(3).
- [3]余承法. 全译方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4]郑海凌. 译理浅说[M]. 郑州: 文心出版社, 2005.

New Complete Translation

— On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XIN Na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newly written by Yu Chengfa, is the first book at home on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Based on new view on translation, it has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with clauses as the axis and morpheme, word, phrase, composite sentence and sentence groups as the coordinate. This book could offer some guidance for translation study and practice. There are also some limitations; the system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needs to be improved.

Key words: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歌曲汉译之全译方法体系研究”(13B020)及黑龙江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团队建设计划“俄语语言学创新研究”(TD2012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信娜(1981—),女,山东淄博人,汉族,博士,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学

收稿日期: 2016-01-06

[责任编辑:张春新]